■責任編輯：張岳悦 2015年11月10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思旋天地 思旋

「習馬會」促股市急漲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二零一五年的十一月七日是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的豐收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實現「破冰之旅」，是六十六年以來海峽兩岸領導人首次會面。

雖然這次會面二人不會簽署協議，也不發表共同聲明，但是「習馬會」各取所需，製造了歷史，成就了兩岸發展的新里程，六十六年兩岸關係的大突破。「一飯泯恩仇」，雙方一起吃飯，各自付款，表現了雙方平等互重。炎黃子孫為「習馬會」的順利成功而感興奮及驕傲。

近年來，我國在睦鄰互訪締造友好往來的新局面，尤其是為「一帶一路」及開發「亞投行」的國策，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先後馬不停蹄到各國訪問，受到熱烈的歡迎和最高的禮待。海峽兩岸本是一家人，雙方領導人更應互訪，營造正能量，利好雙方經濟發展，穩定海峽和平是利好雙方經濟民生發展的關鍵。尤其是對今年經濟漸疲弱的台灣，期待「習馬會」能維持海峽現狀，是有利於台灣的最高利益。

還有不到三個月，台灣將進行「大選」，就現時選情而言，國民黨似乎處於弱勢，希望隨着「習馬會」登場，能為國民黨拉票。出訪新加坡前，馬英九曾召開記者招待會，介紹他的立場和行程，他坦言願意起搭橋的作用，希望兩岸領導人見面設常態機制，對此外界輿論反應正面。

世界發展浩浩蕩蕩，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海峽兩岸能夠保持和平穩定，共同為經濟、民生發展，是世界喜聞樂見的事。未知是否巧合，兩岸三地股市止跌回升，尤其是台股當日急漲百分之二。期待良好氛圍，期待營商環境，期待本是一家人的同胞兄弟和平相處。

雖然據稱未有將「一帶一路」納入「習馬會」之議程，但是我相信「一帶一路」及「亞投行」是世界所歡迎的，對台灣而言當然也不例外。相信「習馬會」有利於推動「一帶一路」在台灣之連接。香港是海峽兩岸的重要關鍵，「習馬會」消息公佈後，香港股票市場與三地有關公司之股票勁升，可見一斑。

上周曾傳出「深港通」快通車之消息，港股曾勁升七百點，事後澄清是舊聞，股市曾一度回落，但「深港通」通車是遲早的事，而內地A股始終處強勢，令股友有憧憬，相信十一月之恒指會衝向兩萬三千點，慢步向前。

發式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生命就是這麼脆弱

科技的進步，當然會帶給我們很大的方便，但另一方面，亦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傷害。

最近在某個社交網站看到一條短片，內容就是集合了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交通意外，這些意外的發生都是因為過馬路的行人看着手機。

看到那些片段，即時想起人的生命是那麼的脆弱，明明一個人踏出馬路準備過的時候，這麼有生命的人，剎那間便被汽車大力地撞上，賠上了生命，但另一方面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原來世界上每四分鐘就有一個兒童遇上交通意外死亡，而當中十五至十七歲的兒童更佔大多數。這個數字其實非常驚人，以前我們只知道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每分鐘有小朋友因為飢餓而死亡，但今天因為科技的進步，反而令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結束生命。

不知道當大家看見這條短片或知道這個數字之後有什麼想法？繼續看着手機過馬路？認為意外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其實做這一些錯誤的行為，有沒有想過，如果有意外發生的時候，你們的家人會怎樣過呢？

這個短片除了警醒我們不要過馬路的時候用手機，其實駕駛人士同樣不應該在駕駛的時候看手機。雖然我知道可能只是用上一兩秒的時間，但路面的情況每秒都在變動，其實已經可以令到自己或道路上的人發生意外。

人就是這樣奇怪，當一切如常的時候，沒有想到危險的事情會在眼前出現，一不小心，生命就因為我們的輕率而犧牲。

其實手機的出現，已經影響了很多人的生活，一家人一起吃飯，各自拿手機出來，背後其實只不過像循例式的一起吃飯，而沒有了一家人聚會的意思。有些人會說，手機的功能愈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近。我絕對不同意，因為大家都忙着玩自己的手機，這種冷冷的問候，怎樣可以比得上親身見面那種親切。

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駕駛時所遇到的道路情況，今天看了這個影片，更加希望你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更要珍惜。世界上有很多病人都在期待，新一天會有奇跡來臨，所以不要輕視自己的生命。除對自己負責外，你也要向家人作出交代，不要因為這魯莽及自私的行為而傷害了家人的心。

聊易談經 汪雙六

剝卦

一位在省城開有三家連鎖飯店的餐飲業老闆年輕有為，風頭正健，二零一二年準備在南方城市再投資一家連鎖店，偶然與易友姚向松先生相遇，順便問及這筆投資的風險問題。根據他當時占得的《剝》之《晉》卦，姚向松說：「我勸你不要投資。《剝》卦有事業凋敗、下屬狼狽為奸之象，可能以嚴重虧損而告終。且外卦艮化為離，離數為九，表明該店必止於二零一四年，能收回九十萬元投資就算萬幸。」餐飲老闆十分不悅，他自信地說：「辦法總比困難多。」結果該店執意開業後，前台及後堂經理串通一氣從中漁利，普通員工懶懈粗俗，生意無論紅火還是清冷，賬面上顯示的都是虧損。

到了二零一三年尾，竟然出現了店門洞開、大廳一連數日空寂無人的場面，唯一的食客就是員工自己。幸好在二零一四年初以九十萬元的價格成功脫手轉讓。雖然辦法總比困難多，但此時除了關門轉讓還能僥倖奏效之外，其餘的辦法一概失靈。

剝卦探討處在剝落、凋零之際的應對韜略。卦辭說：「剝，不利有攸往。」高山強撐着挺立在空中搖搖欲墜，它的根基正在自下而上大塊大塊地發生崩塌、剝落，這一景象象徵着事業凋殘、剝落的境況。在這種境況之中，正確和正義的力量已經被孤立和驅逐出局外，邪惡勢力深根蟠結、毒焰熏天，明火執仗地到處破壞和掠奪，公共利益已被拆解和瓜分一空，整體事業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剝落與崩潰。仁人志士只能見證和忍受這個悲劇展開的過程，首要任務是要防止剝落的魔爪殃及自身，因為守護自己就是守護翻轉時局的僅有的一線生機。一切剝落都是禍從下起，只有不斷向下深根固本才能有效防止剝落。大地的堅厚是山嶽雄峙之基，人民富足是國力強盛之本，民眾奮發有為是社會興旺發達的根本動力。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床腳開始腐朽、剝落了，睡在床上的人再也不能高枕無憂。這時候還來得及也沒有太大難度加固或更換床腳，如果認為床腳剝落了不影響睡眠，暫時可以置之不理，那麼，更多更大的剝落會像餓虎爭食一樣洶湧而至。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剝落已經到達床板了，整張床完全喪失了供人睡眠的功能；如果主人現在還不考慮將整張床予以及時修理或更換的話，那麼，他的心靈比床板還要凋敗，他的一生注定沒有事業，甚至連生存都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

六三、剝之無咎。當人們都在為貪污和鯨吞公共財物忙得熱火朝天並且習以為常的時候，他為了免遭到排擠與陷害，暗地裡將自己分得的一份難以抗拒的不義之財逐一登記封存，隨時準備在海晏河清的一天如數交公。這是在剝落之世蹈危履險而磨礪出來的一種無奈之舉。

六四、剝床以膚，凶。身上的皮肉開始剝落了，僅餘下殘喘的一息。救援的力量山高皇遠，身邊的一切無一不對他形成煎熬與圍攻，真正到了自己無力支配自己、自己無力拯救自己的時候了。不是他身遭陷害，也不是他罪重當誅，而是當初能夠阻止剝落的時候沒有及時採取措施，日拖月積，乃至於讓剝落蛀空了生命，在人間他已無路可走。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皇后是陰性的，宮女也是陰性的，高高在上的君主是陽性的，皇后率領着一群魚貫而入的宮女成了君主的擁戴者和保護者，這就把群陰剝陽的勢頭一舉轉化為群陰護陽的局面。同理，只要邪惡勢力的領軍人物能夠帶動他的同夥棄惡從善，回歸正道，災難深重的剝落之世就可以立刻迎刃而解，轉危為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在萬木凋零的深秋，還剩有一顆孤零零的特大的果實垂壓在高枝之上；不能把這最後的碩果摘下來賣掉，應該把它留作重造無限生機的唯一種子。如果貪婪的雙手對這顆同生命一樣重要的種子都不予留存，那麼，再美好的東西到了他的手中都將很快化成灰燼，最終連自家的房屋都會被他拆賣一空。

百家廊 湯禮春

感謝住院

寫下這個標題，肯定會引起眾人的不解，生病住院本來就是人人恐懼的事，怎麼還反倒感謝住院呢？其實，這是從我心底湧上來的真實想法，如果不是住院，我對我的糖尿病始終還處於一種稀裡糊塗的狀態，這對一個糖尿病患者來說是十分危險的。

我患糖尿病已經上十年了。十年前，我突然感覺口渴，而且一天喝再多的水也感覺解不了渴，再加上突然瘦了上十斤，自我意識到身體上出現了毛病，也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自己是患了糖尿病，但我這個人有點諱醫，不敢正視現實，不願上醫院去看，害怕真查出了毛病。倒是妻子十分着急，多次催我去醫院檢查血糖，我總是以「能吃能睡能工作，肯定沒有大問題」為由來拒絕。直到有一天，妻子以查血型為由，將我的血悄悄拿去化驗了，我的空腹血糖已達到14，這才證實的確有了糖尿病。

雖然事實擺在那裡，但我這個人一貫內向，又要面子，從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有糖尿病，就像駝鳥把頭埋在沙子裡一樣，以為這樣就能避開風雨。我不敢上醫院，也不去查血糖，總是自己偷偷拿點「消渴丸」吃，如果感覺口不渴了，就自以為血糖控制了，就不再吃藥；一旦口渴了，就又服幾天藥。每當妻子問起我的病情，我就遮遮掩掩地說：「我還好，一點也沒感到口渴！」我甚至聽信別人的推薦，服了好幾年的「苦瓜健素」，自以為能像發明「苦瓜健素」的專家所說：「這種保健品既能控制血糖，又不傷害身體，還能修復胰島功能。」這種保健品也能在短暫時間內控制血糖，因為裡面大多摻加了一些降血糖的西藥成分，所以他蒙騙了我幾年。我甚至都不去查血糖，還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血糖肯定被這種「保健品」控制住了。直到去年，妻子實在不放心，硬押着我去醫院查血糖，我的空腹血糖已達到18，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查血糖之前，還曾瞞着妻子服了「苦瓜健素」。社區的醫生見我的血糖這麼高，當時就建議給我打一針胰島素，我對胰島素不了解，不敢輕易打，只有聽從妻子的建議，轉而到正規醫院去看醫生，醫生叫我再查血糖，已達24了。醫生要我趕緊住院，我還不願意，說：「我感覺沒什麼不舒服的呀。」

醫生說：「你這麼高的血糖，隨時都有昏迷的危險。」

我這才害怕了，在妻子的押送下，住進了醫院。

到了醫院，醫生趕緊給我注射胰島素降血糖。我擔心以後會造成胰島素依賴症，醫生耐心地跟我解釋：「吃西藥降血糖的原理是用藥物刺激人的胰腺分泌胰島素，時間長了，胰腺會疲倦而麻木，分泌胰島素的功能會愈來愈差。注射人工胰島素既能補充人體所缺的胰島素，又能讓人體的胰腺得到休息和恢復，而且人工注射胰島素既不會產生依賴症，也不會有什麼副作用。」在醫生耐心的解說下，我對胰島素有了正確的認識，我決定此次出院回家後，長期堅持注射胰島素，我相信，這是目前控制糖尿病最好的治療方法。

住院期間，我的主治醫生還特地給我介紹了幾個糖尿病患者因長期不注意控制血糖，而導致後遺症的病例。

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個擁有上千萬資產的老闆，他在十年前就查出了糖尿病，但他以為能吃能睡並未影響生活而不在意，家人每次勸他到醫院去看，他都以要抓緊時間賺錢而推脫。拖到現在，他雖然很有錢了，但長期未能控制的血糖已嚴重侵害了他的身體，導致他的視網膜脫落，眼睛失明，一個腳趾潰爛長久不能癒合，不得不鋸掉。在醫生的安排下，我還到這位病人的房間坐了一會，當我看到這位五十多歲的人摸索着，還要靠他年邁的母親牽着照料，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在和這位病人交談中，他十分後悔不早點來住院治療，以至拖到現在這個狀況。他說：「賺錢有什麼用？健康才是第一位的，現在如果能讓我的千萬資產換來我的健康，我肯定願意！唉，後悔已晚矣！」

這個病例讓我十分震驚，我為自己原來在對待糖尿病上採取的駝鳥方式感到後怕，我告誡自己，以後一定要重視自己的糖尿病，時時監控，隨時治療，絕不能再馬虎。

和我同住在一個病房的嚴師傅是一個快八十歲的人了，他患糖尿病已經快三十年了，但他的血糖比我控制得好，一點後遺症都沒有。

我問他的經驗，他告訴我，自從他查出得了糖尿病後，就十分重視，一點也不敢馬虎，他不僅買來血糖儀時時監控，而且還隨時根據血糖的情況來增減藥物；另外，他還買來相關的醫學書藉，每逢醫院有有關糖尿病知識的講座，他就趕去聽，把治療糖尿病的最新動態掌握得一清二楚。最後，嚴師傅告訴我，他每一兩年，就主動來住院，以便檢查身體，根據醫生的指導來服藥，他這次來住院是有意了解胰島素的，他已感覺藥物對治療他的糖尿病作用愈來愈小，他決定以後注射胰島素。嚴師傅的經驗告訴我，其實糖尿病並不可怕，只要隨時監控自己的血糖，把嘴巴管緊一點，並堅持鍛煉，是不會得後遺症，也是可以長壽的。

由於在住院期間，我對糖尿病有了充分的認識，我隨之買了血糖儀，又買了注射胰島素的筆針，還主動找護士學會了自己給自己注射胰島素。

在出院那天，我從心底裡湧出一句話：真是感謝這次住院啊！讓我對糖尿病和在治療方面有了清晰的認識，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想，我以後也會學嚴師傅一樣，隔一兩年，就主動來住一次院，對自己的身體和糖尿病嚴格掌控起來，把糖尿病這頭「惡虎」徹底馴服。

■住院使人對自身疾病有更充分的認識。 網絡圖片

見多識廣 尹樹廣

南疆毛驢雜談

我喜歡讀絲綢之路探險家回憶錄，那些驚險的經歷和考古發現令人心馳神往。駱駝和馬是探險家的好幫手，他們當然值得被單上耀眼的光環，但絲路的一大功臣毛驢卻湮沒無聞，似有點不公。瑞典東方學家雅林的回憶錄《重返喀什噶爾》對毛驢着墨較多，還這種老老實實的動物一個公道。

雅林是發現樓蘭古國的斯文·赫定的瑞典老鄉，大學學突厥語，畢生研究南疆維吾爾語言及其歷史文化。一九二九年，他從中亞安集延騎馬翻越帕米爾高原，歷盡艱辛到達南疆重鎮喀什噶爾，真實記錄了南疆群雄並起的混亂年代。

他在書中深情地寫道：「剛到喀什噶爾，我就被這裡的毛驢迷住了。這些毛驢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動物。在喀什噶爾的巴扎上，人們可以看見裝得滿滿的口袋重重地搭在毛驢的背兩側，主人騎在上面，還抱着一個或兩個孩子。沒必要給毛驢戴上籠頭，只要驢的主人騎在驢身上，手上提一根棍子，就可以引導他的驢穿行在來來往往的人流中。讓驢朝左或右走，主人只須在驢屁股上重重抽一下。毛驢有一種從車輛縫隙中穿越而行的令人叫絕的能力，牠們也有突然停下來不走的本領，而且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使牠們再向前移動一步。」這些文字不僅讓人感知到毛驢吃苦耐勞的本性，還有牠的倔脾氣。一位新疆老友告訴我，維吾爾生活離不開驢子，罵自己的驢時喜歡說「你以為你是村幹部，走到哪兒，吃到哪兒」，藉以表達對脫離群眾的基層幹部的不滿。

金庸先生在《書劍恩仇錄》中對毛驢也有生動描寫。他將阿凡提座下的毛驢形容為比大黃狗大一點點，戴上官帽後，就嫌自己尾巴髒，叫主人把尾巴切去，諷喻那些一朝把官當，就數典忘祖之輩。國畫大師黃胄年輕時隨部隊進疆，迷上能歌善舞的維吾爾人，留下大量以毛驢為題材的畫作，被稱為「畫驢大師」。文革中受到迫害，被罵成「驢販子」。

關於毛驢倔脾氣的原因，雅林考證了中近東各民族的民間傳說。話說大洪水時代，毛驢與其他動物要登諾亞方舟避難，輪到自己時，毛驢突然停下腳步。原來魔鬼因諾亞不允許他上船，便藏在了驢尾巴下。毛驢為人誠實，拒絕上船，諾亞不知就裡，使勁揪住驢耳朵猛拉，驢耳朵便拉長了。毛驢有與魔鬼打交道的經驗，故養成了突然停步、拒絕往前走的習慣。

我未在新疆生活過，對驢的了解基本上是從書本上得到的。雅林在書中認為，維吾爾人喜歡毛驢的勤勞和忠誠。但一位新疆朋友卻告訴我，其實維吾爾人並不喜歡毛驢，不吃驢肉，認為牠是污穢之物，維族人最常用的罵人的髒話就是「yuxiek」，很髒的粗口。朋友還建議我讀一下新疆作家劉亮程的散文和小說，他對毛驢的描寫令人叫絕。雅林和朋友的說法相互矛盾，也不知哪個說得對。

在我老家膠東地區，毛驢是農民的好幫手。小時候，我家廂房中有個磨糧食的大石磨，小毛驢被蒙上眼睛後，一圈一圈地拉着石輾子轉，轉幾個鐘頭都不歇腳，金黃色的玉米粒化成涓涓細流，從石磨縫中流淌出來，小毛驢不知疲倦拉磨的樣子看了好可憐，至今歷歷在目。

在絲綢之路的興起與繁盛中，動物的貢獻巨大。駱駝是貿易商隊的主要交通工具，馬擔當了保護商隊免遭盜匪襲擊者坐騎的角色，而小小的毛驢，則是綠洲之上城鎮和鄉村人們生產生活的最踏實的幫手。在我的心目中，這三種吃苦耐勞的動物，不愧為「絲路三傑」。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山河故人

賈樟柯《山河故人》最有趣的，是片名要等到戲過了三分一，即二零一四年，梁子與煤礦同事大合照時才在銀幕出現。這或是無意之筆，也可能是賈導覺得人物的關係，即濤兒在煤礦老闆晉生和煤礦工人梁子之間，在一九九九年挑了晉生而放棄梁子，更要待濤兒與晉生結婚生子又離異而又各自發跡後，也待梁子在煤礦繼續當了十五年工人且弄得一身頑疾之時，才有講「故人」的條件，因而才打出片名。這是很吸引的一點。

第二點有趣的是濤兒與二男的四場戲：第一場是三人在濤兒父親的電器店，濤兒招呼客人試聽葉蒨文的《珍重》，然後和梁子滋味地分吃一盒餃子，晉生旋拂袖而去。這場戲有賈導一貫的風格和水平，有推進也有留白，無須樣樣說出口。而對香港觀眾，眼見汾陽世紀末的情景，而身在二零一五年的戲院，突然聽到四分一世紀前葉蒨文的老歌，威力真有如煤礦爆炸。

第二場戲是濤兒在的士高，終於向梁子默認已選了晉生；第三場是濤兒去梁子家給他送喜帖，梁子剛要離開傷心地去他鄉謀生，二人分手的情境；第四場是二零一四年，已成為加油站老闆的濤兒，去看病重的梁子，給他一疊錢醫病並送上慰問。這三場戲我覺得是賈導少有的失手，或是基於商業考慮，都變了些大路的東西，特別是濤兒和梁子重逢一幕，所謂「故人」，功夫就看這段！可惜令人失望。不是說應有什麼驚人之舉，只是濤兒和梁子之間，實在不會只是老友的關係。至於二零二五年澳洲和張艾嘉那一大段，我覺得是完全不必要，也破壞了整套電影。賈導的強項是說出活在世界邊陲之人的內心境況，描繪未來當然可以做，不過風格就跟前半部戲脫了鈎，而那段忘年戀也太大路。走商業路線不一定要犧牲趣味和留白，這是個議價和角力的問題。

不過，能在內地公演且票房報捷總是好事，希望在下套片子會見到更鮮活的賈導原味。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考試制度

七歲的小家欣告訴我，她每天清晨六點起床，通常一邊刷牙一邊還在睡。放學後做功課，一直做到吃晚飯。飯後溫習到九點，準備不同科目的測驗。只有星期六最輕鬆，早上可以去附近的遊樂場玩耍兩個鐘頭，晚上准予看一個鐘頭電視。星期天又是重複溫習，就偶爾玩玩遊戲。

那天是星期五，她打電話告訴我：「今晚真開心。我做功課做得快，媽媽獎勵我，讓我看電視了，還有吃雪糕。」她興高采烈地描述電視節目內容，我愈聽愈心酸。原來，她快樂的要求竟是如此低微。

最近家長要求「取消小三TSA」的呼聲響徹雲霄，我想到小家欣的「非童」生活，極為贊成取消TSA。香港的「畸形」考試制度殘害學童，家長擔心輸在起跑線的心態，剝奪童真。

當年我應付的升中試和中學會考，與現今的考試壓力比較，輕鬆得多。但半世紀以來我仍然經常發惡夢，夢中對着艱深的數學試題無從下筆。小家欣長大後，如何擺脫這種「慘無人道」的考試惡夢和陰影？不敢想像。

我讀中學時，最喜歡中國歷史，但香港的考試範圍要背熟歷代王朝年份，背得頭昏腦脹，意興闌珊。如今打開電腦，「焚書坑儒」發生於何時，一目了然。當年死讀死背，真冤枉。

上學讀書，應該是樂趣無盡。帶小學生去超市買糖果，讓他們實地購物結賬，自然會學懂乘數法；去水族館，認識海洋生物；吹波波，認識肺部呼吸功能；唱英文歌，學習英語文法。學習樂無窮，不應該像小家欣那樣面對考試壓力，喪失童年生活。

德國學童在六歲之前，不會在課堂「排排坐」對着黑板上課。老師帶領他們走進森林，認識大自然的花草樹木和蟲鳥野獸，讓他們懂得欣賞這個美好世界。六歲之後，才學寫阿拉伯數字。德國學童顯然沒有考試壓力，卻不見得他們輸在起跑線。德國的科技發展，有目共睹。

我童年居住在土瓜灣，日日去海心廟的竹棚看電影，迷戀馮寶寶和陳寶珠。那時麗的電視開台不久，餐餐吃飯「電視當做配菜」。我沒有因此輸了起跑線。